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 小割裂左企弓獻詩

話說安道全與戴宗閒談，忽聞泰安州太守來拜。安道全退入後房，戴宗出迎，上前參謁。太守拖住道：「尊駕曾為朝廷建功，雖不願受職，亦應除都統制之銜，文武並職，豈有行這個禮！目今童樞密鎮守北京，會金兵破遼，知尊駕有一日能行八百里之具，奏過聖上，原授都統制之官，屈到軍前效用，本州親齎救命在此。」戴宗謙讓道：「治下原係兩院節級，為宋江之事奉上梁山，幸受招安，立有微勞，征方臘回來，納了官誥出家。年非少壯，豈能任此？望台相申覆童樞密，繳了救命，實感大德！」太守道：「聖旨既下，誰敢繳納？況童樞密渴望已久，本州為此親來勸駕。欽限甚緊，速行勿誤。」叫左右放下救命，上馬而去。戴宗呆了半晌，走進對安道全道：「這冤孽帳又來了！如今怎處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果然皇天再不許人安閒。太守親自來請，若不去，必然見罪。沒奈何，只得再混一混。小弟即此告別了。」戴宗道：「上命難違。我也明日到州裡辭過太守，只得啟行，再圖後會。」又共飲幾杯素酒，怏怏而別。不說安道全到登雲山，單說戴宗次早見過太守，結束行囊。若論都統制職官，該有跟隨的，因他有神行之術，哪個趕得上？原是舊日打扮，從山東取路到河北。不消幾日，到了大名府，尋寓所安頓。明日辰牌，轅門上遞了稟揭。童貫升帳，喚旗牌官傳進。戴宗參謁已畢，童貫好言撫慰道：「本樞久仰神術，奏聞奉旨加授職銜。目下用兵之際，凡各省文移往來，恐有稽遲，特取爾傳遞。功成之日，敘題升賞，你可盡心供職。」戴宗道：「卑職已出家為道士，蒙恩相見擢，本州官自來催促就道，倘立微勞，望恩相原放還山。」童貫道：「你既厭塵俗，破遼之後，就題授本官提點便了。」戴宗拜謝而出。

原來這幾日，童貫正遣趙良嗣持書至金。其略云：

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：區承信介，宣佈函書，致罰契丹，逃聞為慰。雅示同心之好，共圖問罪之師。誠意不渝，當如來約。已遣樞密使童貫勒兵相應。彼此兵不過關，歲幣之數同於遼。

金主看了道：「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，宋兵自白溝夾攻。」趙良嗣拜諾而回，奏聞。道君皇帝大喜道：「卿可謂國之良棟。可速去與童貫出師，不可失了大金之約。兵馬錢糧任從調用。」趙良嗣謝恩而出。道君皇帝即到上清寶籙宮，聽林靈素講道經，鋪設大齋，謂之「千道會」。林靈素道：「天有九霄，惟有神霄最高。玉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，號長生大帝君，陛下是也。蔡京即左元仙伯，王黼即文華吏，童貫即褚慧下降，共佐帝君之治。」時劉貴妃方有寵，林靈素又說他是九華玉真仙妃。帝心獨喜其事，甚加寵信，賞賚無算。其徒美衣玉食者，幾二萬餘人。那時，郭京亦同王朝恩回京，復投在門下，十分用事。

不說道君皇帝尊崇道教。再說金主與宋朝盟約之後，即起傾國之兵，命粘沒喝為大將。至混同江上，夜眼就枕，像有人搖醒他，一連三次，金主驚醒道：「這是神明警我！」下令三軍，鳴鼓舉燧而行。到江邊無船可渡，金主騎豬白龍馬，逕到江中，傳令道：「看我鞭梢向哪裡，就依著走。」大軍果然跟了，水才浸到馬腹。上了江岸，遣人回到渡處一探，深不見底。軍士踴躍大呼道：「這是真命天子了！」到了界口，那遼國大將蕭嗣先統兵十萬紮營拒守。見金主領兵到來，列成陣勢，三通鼓罷，蕭嗣先立馬橫刀，說道：「汝向為大遼屬國，何故與宋朝結連，倒來侵犯？」金主笑道：「你家氣運已絕，特來捉你昏君！你若識得天命，快下馬投降，免你一死。」蕭嗣先大怒，一刀砍來，粘沒喝挺槍接住，戰了五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忽然西北上大風條起，飛沙走石，塵埃蔽天，遼兵不能開目，各自奔走，蕭嗣先被粘沒喝一槍刺於馬下。金主揮鞭趕殺，遼兵大敗。金主乘勝趕去，追到黃龍府，有遼國都統軍蕭敵里守住。金主四面圍困，率兵攻打，蕭敵里抵當不住，棄城而走。

金主領兵占了黃龍府，與粘沒喝、兀朮四太子、勃堇商議道：「我自起兵以來，所向無敵。如今兵精糧足，拓地萬里，我意欲建號稱尊，你道何如？」粘沒喝道：「遼主閹弱，勢如破竹，幽燕之地垂手可得。宋朝主驕臣佞，雖有盟約，他日乘便進取，中原疆土不日是我們的。況且前日在混同江神明警示，馬渡深淵，明明是天助我們，亟宜行事。」金主大喜，遂稱皇帝，改號收國元年。金主道：「遼以『寶鐵』為號，取他堅固意思。寶鐵雖堅，到底變壞，只有金子不變不壞的。金是色白，我姓完顏，尚白，國號『大金』，改諱為『旻』。」即位於虎水之上。群臣畢賀，郊天祭地，大賞三軍，連夜催兵進發不題。

宋朝聞得金主大破遼兵，即加童貫為河北、河東路宣撫使，以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為副，趙良嗣為監軍侍御史，點羽林軍二萬夾攻。童貫升帳，與蔡攸、趙良嗣議道：「金兵已破黃龍府，建號稱帝，遼國看看難支。我這裡興兵，直過白溝河，事不宜遲。」趙良嗣道：「遼涿州留守郭藥師與卑職結盟好友，待卑職差人送一封書去，他必解甲來降。若得了涿州，遼國已失左臂，破之何難？」童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作速差人去。」趙良嗣即修了書，星夜送到涿州。

那郭藥師看了，即便回札，約大兵到涿州，開門相待。童貫見回書，郭藥師已肯投順，即統十五萬大兵，同蔡攸、趙良嗣直到涿州。郭藥師郊迎進府，童貫握手安慰道：「公知天命，一日來歸，真是英雄識量！本樞即刻奏聞，除授顯職。」郭藥師道：「樞相威震遠近，未將久已要來歸附，又有好友趙良嗣先在幕中，敢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！但遼國大將蕭幹統精兵在良鄉，必來相爭。樞相宜先發制人，蕭幹自然束手就縛。」童貫即遣劉光世、趙良嗣領兵五萬，郭藥師為嚮導，直抵良鄉。蕭幹領兵出戰，兩邊排成陣勢。劉光世出馬，那劉光世是劉延慶之子，勇力過人，廣有謀略，後來為中興良將，所謂張、韓、劉、岳也。蕭幹更不打話，衝殺過來，劉光世接住，戰三十多合。郭藥師、趙良嗣分兩翼兵衝進，遼兵大潰，蕭幹虛晃一槍，落荒逃走。乘勢奪了良鄉縣，把兵屯住不題。

且說蕭幹敗回，見遼主道：「郭藥師據涿州降宋，童貫率師奪占良鄉，臣抵當不住，乞主上御駕親征，庶可保全疆土。」遼主道：「金兵已破遼左，直抵城下，勢甚浩大。雖是親征，兩頭來攻，首尾難救，如之奈何？」丞相左企弓奏道：「宋朝向與本國約為兄弟，不若遣人到童貫處，原修舊好。緩了宋師，方好拒敵金兵。」遼主依議，就差官到童貫帥府，把書投下。童貫看道：

金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棄百年之好，親強暴之鄰，啟他日之禍，謂為得計可乎？救災恤鄰，古今通義，唯大國圖之。

童貫看罷，與諸將議。趙良嗣道：「垂成之功，豈可毀於一旦！況與金國定約，又與遼國通好，沒有這個道理。」童貫不許，把使臣推出轅門。遼主見童貫不肯，心中惶迫，蕭幹道：「事急了！須背城一戰，不可束手待斃。」遼主不得已，盡點國中的兵，尚有三萬，紮一行營，等候交戰。金主通知童貫，遣粘沒喝、兀朮、勃堇、幹離不分為四隊，自領鐵騎做中軍。童貫也差劉光世、辛興宗、郭藥師、趙良嗣分作四隊，自部中軍。四面八方布定，漫山遍野，盡是兩國之兵，鳴金伐鼓，吶喊搖旗。遼主見了憂惶無措，只得乘馬出陣。左有蕭幹，右有左企弓。未及接戰，金主領鐵騎直搗中營，八營兵馬一齊衝突，遼兵膽顛心涼，無心戀戰。蕭幹護了遼主並蕭太后，突圍出奔天德；丞相左企弓率領文武表降金主。

事已大定，那童貫就遣郭藥師進京奏捷。道君皇帝大喜，設大牢告了宗廟，受君臣朝賀，宣郭藥師進後苑延春殿，玉音加勞道：「卿知順逆，首建大功，百年逋寇，一旦銷滅，朕之本願足矣。特授卿為宣撫使，知燕山府知事。」郭藥師俯拜庭下，泣謝道：「臣在遼國，聞大宋皇帝如在天上，不圖今日得觀龍顏，實為萬幸。」頓首謝恩。道君皇帝道：「燕山府與大金為界，卿可盡心防守。」郭藥師道：「敢不竭力效死！但前日在海上與大金定約，燕雲十六州之地，復歸於宋。今疆界未明，乞差趙良嗣同臣到大金，分畫已定，再來復命。」道君皇帝道：「卿能著此，真是社稷之臣！」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，又張水嬉在金明池，使他縱觀，並賜甲第、姬妾，傳諭貴戚大臣更互設宴，寵遇甚隆。

郭藥師謝恩而出。回到燕山，同趙良嗣領了敕旨，來到金國朝見金主，致道君分界之旨，並求營、平、樂三州。金主道：「初與宋約，營、平、樂非石晉所賂故地，乃劉仁恭所獻的。特與燕雲六州，共是薊、景、檀、順、涿、易。」趙良嗣道：「臣由海道與陛下矢約，原許山前後十六州，今若如此，信義何在？」金主道：「汝出兵失期，燕雲是本朝兵力攻下，租稅當輸本朝。」趙良

嗣因道：「租稅隨地，豈有一邊管地一邊收糧的！」金主道：「燕租六百萬，若要全得，輸我代稅銀一百萬，不然，還我涿、易舊疆。我提兵按邊，平、樂就要做邊境也不可得了。」只因這時遼相左企弓以詩獻金主，其末句云：「君王莫聽捐燕議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。」金主細思，忿然作色，遣趙良嗣、郭藥師回朝，定議畫定疆界，置榷場交易，每歲舊輸四十萬之外，又加代稅銀一百萬，造使賀正旦生辰。金主下令班師，凡燕雲金帛子女、職官富民，盡數掠去，唯剩空城而已。

朝廷以復燕雲之功，加王黼太傅，封楚國公；蔡攸少師，封英國公；童貫太尉，封豫國公；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。自此兩家和好，息境安民，不在話下。昔賢有詩歎曰：

澤國江山入畫圖，生民無計樂樵蘇。  
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

話說童貫封了豫國公還朝，十分威赫。那戴宗奔走傳檄，受盡勞苦，幸得大功已成，息兵罷戰，見童貫稟道：「卑職蒙樞相委用，日夜辛勤，今得平靜。樞相已建百世之功，乞准卑職還山。」童貫道：「我知你積有功勞，業已類題進呈，不日旨下，就是泰安州本宮提點。再候幾日，領了敕誥回去。只是還有一角緊急文書，投到江南建康府。領了批回來，聖旨也就下了。」戴宗推辭不得，只得領了文書，回到寓所。

次早結束了，換上多耳麻鞋，取四個甲馬縛在腿上，如騰雲掣霧一般走去。見天色已晚，投著客店，取下甲馬，把紙錢燒比了，討些素酒飯吃過，上牀安寢。辛苦的人，便昏昏睡去。忽有一黑凜凜大漢推醒道：「我奉宋哥將令，和你到一處去。」戴宗看時，卻是黑旋風李逵，忘了他已死，說道：「哥哥有甚將命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且起來，與我也縛上甲馬。前番請公孫勝時，被你作耍怕了，我再不吃牛肉哩。」兩個出了門，挽手而行。忽行到一處，大水漫漫，一望無際。戴宗道：「恁般大水，怎麼去得？須尋個船渡過。」李逵道：「不消船，你跟我來。」踏水如登平地，到一國土，宮室壯麗，金階玉陛，文武班齊，有一王者坐在殿上。李逵道：「同你進去。」戴宗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好輕易進去！」李逵道：「少不得你也到這殿上坐，我卻不能勾了。」戴宗偷看時，卻有些認得，又一時叫不出。李逵要拖進去，戴宗不肯。李逵圓睜怪眼，喝道：「你這廝好不忠義！哥哥的將令倒不遵，卻與童貫這奸賊遞文書麼！」腰間拔出雙斧，劈面砍來，戴宗一閃，醒來卻是做夢。尋思道：「好不詫異！為甚麼夢見這李鐵牛？他怪我與童貫遞文書，他是個直性漢子，死去還恨那奸黨。我也是沒奈何！又說『這殿有你坐』，解說不出。夢是幻境，卻自由他。」聽得雞鳴，起身梳洗，算還了房錢，出門又走。

不消四五日，已到建康，尋個寓所安歇。次日換了大帽箭衣，軍官打扮，到建康府投遞文書。見批文上是都統制，太守不敢怠慢，延至後堂，分賓主作揖，送坐留茶，說道：「台駕親臨本府，速行備辦，五日後定然有回文。」少停，有簿儀專役奉上，戴宗致謝，知府送出儀門。戴宗又換便服，各處遊玩。到第三日，本府有兩個孔目前日解錢糧到童貫軍前，與戴宗廝熟，又周旋款待了他。聞得戴宗來遞文書，要還個禮，到寓所探望，就邀到府前大街上酒館內，有新到姑蘇的梨園，演得好院本，搭一桌兒酒相款。

三個人剛轉出大街，見四五大漢扭住一個人，罵道：「這有名的強盜，到這裡欺負人！同你去見太爺！」那個人掙扎不脫，戴宗劈面一看，叫道：「蔣兄弟，你為何與人廝鬧？」那人抬頭見是戴宗，喊道：「院長救我一救！這班白日鬼賴了我貨物，反毒打我，要扯我到官。」戴宗道：「放手！」那為頭的大漢道：「誰要你管這鳥事！」只是扯著走。兩個孔目喝道：「你這廝的煞無禮！這位是童樞密差官，怎敢無理！還不放開！」那大漢認得本府孔目，只得放了，道：「且慢慢和他講。」揚揚走去。

那人正要分訴，孔目道：「既是統制貴友，同到館中坐定，慢慢的講。」一把邀進酒館，正面設一席盛酒。孔目送戴宗與那人上坐，兩個孔目東西列坐。館中擺滿酒席，因孔目吩咐，留這正席，候到了梨園子弟，方呈院本。酒過三巡，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幾時到這裡？和這干人費嘴！」你道那人是誰？便是神算子蔣敬，漳州人氏。蔣敬道：「小弟不願為官，回到家裡。閒坐不過，拿些本錢到四川，販些藥材到建康發賣。這大漢叫做中山狼甘茂，是本地破落戶，專一揹賴客貨，行兇健訟。牙行忌他威勢，賒把他黃連、川附，共領一百兩，約定十日之後完銀。豈料三個多月，不見一釐。要討起賬到湖廣買米，心焦得緊。早上和他討取，他平白地生出一片話來，道在梁山泊時劫了他千金贖本，叫這干無賴亂打，扭到建康府，要太守解到東京。你道有這道理麼？」戴宗對孔目說道：「我這兄弟姓蔣名敬，也受了招安。征方臘有功，也該授統制之職。他納了官誥，守本分做些生意，這裡光棍賴了他貨物，生造這無影的話來。少不得後日領批回要辭謝太守，就求大爺與他追本正法，還要仗兩位作主。」孔目道：「這甘茂幾番鬧禍，府尹也曾處他，再不改過。統制先說了，少不得要我們錄案。孔目決斷，自然追還銀子，問他一個大大的罪名。如今且吃酒。」戴宗、蔣敬致謝不已，直飲至更餘方散。戴宗對蔣敬說道：「你同我宿了，明日去稟太守。」又謝了孔目，同到寓所。

蔣敬道：「兄長你在岳廟出家，因甚至此？」戴宗攢著眉說道：「我已脫離世網，誰知童貫奏過聖上，仍加都統制之職，取我軍前效用，本州知州親自來請。到了北京，替他傳文遞檄，奔走了半年。力辭還山，又要我遞這角緊急文書。這一回去繳了批回，原舊出家了。朝廷新與大金通好，滅了遼國，少不得還有一番大變亂哩！你可知李應、裴宣們占了飲馬川，阮小七、孫立結寨登雲山麼？兄弟，我明日與你追了銀兩，回到家裡置些田產，將就過活，再不要攬事了。」蔣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小弟識破世情了。」兩人同榻，又講了半夜話。

次日進府，把甘茂賴了蔣敬貨物誣陷打他的事說過，太守即刻押拿甘茂到堂上，請戴宗坐在後堂聽著，打了三十大板，立追原價給與蔣敬。這是兩個孔目送情。戴宗謝過太守，領了批回出府，又同蔣敬去謝了孔目，就與蔣敬分別。正是：患難相扶逢故友，金蘭交契夙同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夾攻遼國，是第一失著。悉依正史敷演，故無奇特處。）